

## 诗词相陪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学生 王子涵

年幼时,初识你是在父亲回中,那时我尚且无知,不懂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里所蕴含的思家心切;不懂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里所包含的国仇家恨;亦不懂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里所隐含的浓浓乡愁。只因为你读起来朗朗上口,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握住你的手,和你一同前行。稍大些,我便自己翻阅唐诗、宋词。只因人生阅历浅薄,看懂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悲哀,却

体悟不了诗人的心境;读懂了“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迈,却感悟不到诗人的心意。那时的我,急躁地想要将你探个究竟。

上了初中,我有了女孩子家的小心思,爱上了李清照笔下的你,喜欢上了容若笔下的你。那些似“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的词句令我百读不厌,那些像“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的词句使我爱不释手。青春期的少女,用那颗爱做梦的心去体悟你的意味,

感悟你的情怀。那时的我,想要和你一起,就这么走到地老天荒,走到海枯石烂。

渐渐地,我学会用心去感受诗词的温度。“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文字清凉,让我仿若置身于自然的厚朴怀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文字热烈,使我心潮澎湃,久久不能沉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文字冰冷,唤醒每一个国人的良知。就这样,我终于漫步在你给我带来的氛围里,与

你携手向前。

你是诗词,是文字,是汉语,是中华民族几经沉淀的产物,是炎黄子孙特有的文化。是你在我的耳畔反复吟唱,是你在我的梦中几度回响。我想要听你叙说盛唐的繁华、南宋的没落、大明的辉煌、晚清的腐败……

我想要和你共同盼望明天的到来。

我想要有你相陪,永不分开。

(推荐教师:夏妍)

## 领悟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学生 张怡

月夜的林荫路总是美的,但假若你不曾驻足,又怎能看见月光洒在梧桐树下透出的细碎光亮,歌曲轻声婉转动听,但假若你不曾侧耳倾听,又怎能巧遇到诗人留下的丝丝情愫。

——题记

“停下来。”  
“哪里不对?我可没有弹错音!”我辩解道。  
“是没有弹错,技法没错,但总觉得不好,回家再练练吧!”还没等我说话,老师已合上琴谱转身离开琴房。

音阶没错,指法准确。真是吹毛求疵。一想到自己花了整整一个假期来练习这支曲子,心中的委屈和不满如浪潮般汹涌起伏着。算了,不练了。我一气之下将琴盖上。老师的话语却一直萦绕在耳边,让我耿耿于怀。

我上网找了很多艺术家弹奏的《月光》的版本,还不是都一样。就在我打算关掉页面时,忽然眼睛捕捉到了一些东西,德彪西生平的介绍,他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音乐家。我不禁想象着:在一战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一个踌躇满志的音乐家坐在战壕中,看着天上那轮清冷的月亮,对远方亲人的怀念,对舒适温暖家庭的眷恋,对和平安宁的渴望……

一切的一切都化为一道月光静静流淌在指尖。

脑中电光一闪,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揣着对作者及其作品的了解,我又开始了练习,忘记指法,忘记曲调,脑中只有一派清冷的月色和那月色下久久独坐的人。清幽的琴声缓缓流动起来,鼻子上的汗水让眼镜滑了下来,手心里汗渍渍的,手指按在琴键上几乎要打滑,椅子上的皮革也经过汗的粘合变得有些湿热……

当我尝试着在弹奏中加入感情,这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不那么难熬了。我感到眼睛的干涩难受,胳膊像被牛奶泡过的饼干那样软弱无力,但是这些我都不在乎。一串串音符在琴弦上缓缓跳出,不知怎的,我的眼眶有些湿湿的,这是自三岁学琴以来从未有过的体验。

我忽而明白,于弹琴而言,技法永远不是最重要的,唯有对情感的体味与传递才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弹琴如此,写作如此,人生亦如此。



老北京传统的曲剧艺术文化日前走进中国政法大学,图为曲剧《黄叶红楼》。

尹建峰 摄

## 我看周朴园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关宇男

《雷雨》中,周朴园出场时五十七岁,阴险,道貌岸然,伪君子。三十年前在无锡的他,是怎样的青年,我们不得而知。

他那时与周萍年纪相仿,不过对爱情的理解大概与周冲相似。从他侍萍在一起,到周萍诞生,那之后几个月的幸福时光,是他一生都在回味的日子。

在我看来,周萍出生后,周朴园对待萍无微不至的照顾,说明他对待萍也是有爱恋的。他可能也想象过与侍萍幸福的婚后生活,双子绕膝,其乐融融。

后来,周朴园渐渐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成了封建家庭叫人痛恨的家长,也习惯了居高临下地让所有人听命于他,也学会了草菅人命、发断子绝孙的昧心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麻

木的,甚至于还带着一种变态的快感;而当他拿起侍萍的相片时,才会有深深的自责。对于侍萍的回忆是他内心中最后一块净土,他维持着家具的原样,与其说是缅怀侍萍,不如说是祭奠自己已经死去的、美好的青春。他何尝不是封建大家庭的受害者?他也是从反抗到习惯、从习惯到麻木。想起侍萍时,他的内心是何等的荒凉!

有人将他与侍萍对峙时从懊悔到严厉的转变视为虚伪的表现。但我要说,这转变背后是深深的恐惧。诚然,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他如今的伪善面貌。鲁大海的指责让他心虚。侍萍是所有人中唯一知道他旧时纯真的人。她的存在,分分秒秒都在做着今昔的对比,都在对他进行着无声却刻骨的

谴责。侍萍一个人的目光,足以让他无地自容,足以让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怎样一个人。他换上伪君子的嘴脸,写支票以息事宁人。这种仓促应对,又何尝不是在麻木自己。

最后的雷雨之夜,真相大白。侍萍生命的支柱——两子一女,两死一失踪。她只有疯癫,每年、每日、每夜等着失踪的儿子归来。繁漪的信念是周萍,他一死,她便再没有清醒活着的理由。而周朴园在同一天晚上看着两个儿子的惨死和两个他爱过的女人失了神智,照理说他的损失最为惨重,他才是那个最可怜、最应该疯了的人。但是他没有。十年后的他像是老了三十年,精疲力竭地缩在旧日周公馆的壁炉边。

他没有疯,是因为从三十年前他失去侍萍的

那一刻起,便已失去了真、善和美,失去了所有想坚守的东西。他不过是机器一般,按照封建家长的程序走了一辈子。所以那个雷雨之夜,他原本已经一无所有,只是重温了三十年前的失去,以一种更惨痛的方式。他的心,早已一片荒芜。

读完《雷雨》,我对周朴园没有痛恨,只有叹息。他只是悲剧中的一环,并且也许是最可悲的一环。他实际上并非始作俑者,却担负着造成悲剧的责任,每分每秒受着良知的谴责。处在他的位置,没有人敢保证自己能更高尚,毕竟在腐朽的制度下,道德的存在会被无情地抹杀。在剧本的最后,他并没有被贴满了标签;我只看到一个伤痕累累的苍白老者,在丧钟里走向他早已被掘好的坟墓。

## 大寒之寒

今天是大寒,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小寒大寒,寒又一年”,一转眼,隆冬时节已至,除夕和春节也快要来临。

俗话说:“小寒大寒,冷成冰团”,在这样的严寒之中又要外出忙碌、筹备新

年,人们在饮食上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古有“大寒大寒,防风御寒,早喝人参、黄芪酒,晚服杞菊地黄丸”之说,意在保暖御寒。

那么,大寒到底有多寒?不少古人曾在诗词中描绘,让我们一同欣赏:

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  
阶前冻银床,檐头冰钟乳。  
——邵雍《大寒吟》

升山南下一峰高,上尽层轩未厌劳。  
际海烟云常惨淡,大寒松竹更萧骚。  
——曾巩《元沙院》

松柏天生独,青青贯四时。  
心藏后凋节,岁有大寒知。  
——黄庭坚《岁寒知松柏》

大寒已过腊来时,万物那逃出入机。  
木叶随风无顾藉,溪流落石有依归。  
——曾丰《冬行买酒炭自随》

(杨柳 整理)